



《雪梅集》上的人。」

玉娘笑道：「賊冤家，我已被你洞識肺腑。我的詩，你拾去也罷，只是你代邵郎詩，卻是混賬得緊。」文新笑道：「還是小姐混賬，卻不是文新混賬。」玉娘道：「你還說不混賬，這詩末一句，豈不是瞎說麼？」文新笑道：「小姐你認得這詩是哪個和你的？」玉娘道：「我豈不曉得你代邵郎來戲我？但是末一句『陽台咫尺見襄王』，今日豈真有個邵郎在這裡麼？」文新道：「小姐心中果真要見邵郎否？」玉娘道：「癡妮子，我慕他的才貌，連日形諸夢寐，要見他的情自然是真了。」

文新道：「小姐既是真心，假如邵郎在這裡，小姐如何打發他？」玉娘道：「說是這等說，假使邵郎在這裡，也須求冰人在父母面前，通秦晉之盟，擇日成婚，那時方得終身之願。若陽台同夢，尚在遠哩。」

文新道：「邵郎之婚姻，親自許下，自今可赴陽台，何須異日？」玉娘道：「那首詩是你做得，難到你就可當得襄王麼？」文新笑道：「我雖當不得襄王，倒可當邵郎。」遂推開被單來，摟定玉娘道：「小姐請細認一番，還是襄王，還是邵郎？」

玉娘直去遍身上下一觀，不覺暗吃一驚，知他是個男子，忙推開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你若不說明白，我就要聲張起來。」文新便把自己情由說一遍。玉娘聽了道：「怪道你的字跡，與《雪梅集》上是一樣的。我前日與翠樓說道，你好一個身材，奈金蓮太粗，原疑你是假妝來惑人。當得何罪？」文新笑道：「任憑小姐問個罪罷。」遂逼近來，要求雲雨。玉娘道：「如今不叫喊起來，也算作十分情了，反要這等妄想，縱然奴有意於君，也必待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豈可草草苟合，把詩禮之風壞了。」文新道：「小姐之言差矣。天下之事，常則守經，變則從權。佳人才子，邂逅相遇，一夕締盟，便是百年永好。我二人情深如困魚得水，安能久待？」玉娘道：「雖然是如此說，但妾深閨女子，守貞待字，若一旦私訂姻約，不但貽羞萬世，比私奔相如之卓文君，不且有甚焉。郎君亦何取於此乎？」文新道：「小姐之言固是，但我隨小姐已非一日，黑白已是難分。」玉娘含羞，文新逼近，須知此夜人間鴛鴦並宿，來日送下玉麒麟。文新固已基之矣。玉娘問道：「翠樓可知道你是邵生麼？」文新笑道：「不但曉得，且先邀抱衾之願了。」

二人一夜，閒談心事，不覺雞鳴晨，梵鍾送曉，二人披衣起來，相視而笑。及翠樓走來，也只是笑，大家不言而喻。方才見開樓門，只見霍小姐差一個丫環，送了一枝臘梅花與小姐。翠樓遂領了丫環來見玉娘。玉娘見是霍表妹身邊的小桃，因問道：「你家小姐，身體不快，如今好否？」小桃道：「還不曾好，現有個字送來與小姐看。」玉娘接來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雪壓千峰，祥徵萬井，正幽人敲詩拈句時。無知二豎，侵我身體，不能親來奉候。妹聞表姊近獲才人新娘，誠曠代淑媛，我輩不及也，茲以支枕無聊，敢祈表姐，假我一二日，聆彼洪論，自然沉痾頃愈也，命婢奉告，諒不我揮。

愚表妹霍春暉斂衽拜

玉娘看罷，沉吟半晌，便對小桃說道：「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說我領教小姐之意，另日自著文新來相候。」小桃應諾就去了。欲知後來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